

《淺談道次第》

講解：如性法師

日期：2018年7月24日—8月5日

地點：新加坡

課程：第二講

各位同學大家好。（學員：法師好。）在這堂課的一開始，我想要先跟各位分享一個很重要的觀念，這是恩師日宗仁波切之前在臺灣講法的期間，曾經提到過的一個觀念。當時仁波切在講法的會場提到：對我們初學者而言，想讓自己的心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安住於正法上，這應該是不可能的事情；不要說二十四小時，即便十二小時都有一定的難度；甚至十二小時的一半——六個小時，做起來都很吃力；再減一半——三個小時，對我們來說，如果沒有刻意提心，也很難做到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該怎麼學法？我們的時間有限，但我們的心安住在正法上的時間卻只有這麼一丁點，對我們來說，我們該怎麼學法？當時仁波切就提到：「當我們有機會學法時，我們應該全神貫注、全力以赴。」什麼叫做「當我們有機會學法時」？就像在座各位，我想多數人白天都要上班，在工作之餘，你花了時間、體力、金錢來到這個地方聽法，這時有學法的機會，你就應該全神貫注地學法；而不是到了會場東想、西想，想說：「反正這堂課有錄影、錄音，我上課沒聽懂，回去再聽。」我們回去哪有時間？既然你現在已經坐在聞法的會場，你就應該全神貫注地聞法，而不要東想、西想；你想再多，你也沒有辦法完成那些事情。你白天工作不順利，你現在坐在這個地方想，有沒有辦法挽回？沒有辦法。你家裡的小孩很調皮，你現在坐在會場，你又能拿他怎麼樣？不需要想他們，你應該想想自己，既然你有心想要學法，你就應該給自己學法的時間，並在這個時間很專注地學法，這樣你才能造下一分很扎實的業力，這樣的業將來才有感果的可能性。

如果在座有些同學在講課之前你比較早到中心，禮佛完你找到一個位子坐下來，你先問問自己：「我今天來這個地方做什麼？」這時你應該會告訴自己：「我是來聞法。」接著，再問問自己：「我為什麼要來聞法？我學法的目的是什麼？」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，應該是因人而異，每個人的答案都不同，但至少你是想學法的人。這時你再問問自己：「既然我有心想要學法，那我應該如何讓自己在最短的時間之內，最有效率地學法？」你應該問問自己這幾個問題。這個動作叫什麼？這個動作叫「調整動機」。所謂的調整動機，不是說講法前我們唸《皈依發心偈》來調整動機。對於初學者來說，光靠唸三遍的《皈依發心偈》想要調整聞法的動機，這太困難了。即便你嘴巴唸：「諸佛正法眾中尊，直至菩提我皈依。」但我們心中有真正去皈依三寶嗎？

不一定。「我以所行施等善，為利眾生願成佛。」光唸這兩句，我們就能發起造作的菩提心嗎？也很困難。所以對於初學者來說，我覺得我們應該時常問問自己：「我學法的初衷是什麼？我現在的狀態為何？我應該如何提升自己？」這幾個問題更基本而且更有力，以這樣的方式來調整動機，我覺得更好、更實在。

想要有效率地學法：第一個關鍵，在聞法的期間專注聽聞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或許我們心中都會有一種想法：「反正我回去再複習就好。」說實在的，如果在聞法的現場你都無法專注，你覺得回到家之後，即便是看影片，你有辦法專注嗎？很難吧，現場都無法專注了，你回到家裡面，旁邊這麼多人，手機放在旁邊，你也不會關機，訊息隨時都有可能進來，你怎麼專注？根本無法專注。所以不要給自己太多的藉口、太多的理由。到了聞法的會場，你就應該專心地做你現在該做的事，而這件事也是各位想做的事，對吧？

第二點，對於聽課的姿勢，我發現有些同學聽課時都是閉目端坐，從頭到尾都是這個姿勢。請問你是來參加禪修課嗎？當然，如果你用這個姿勢，從頭聽到尾能夠讓你保持專注的話，這沒什麼大問題，但我很怕你坐著坐著就開始入定了；至於是真正的人定，還是打瞌睡的人定，這就不一定了。但不管是真正的人定，或是打瞌睡的人定，你在入定的期間應該聽不到法義吧。今天各位應該是來聞法的，不是來打坐的。而且到現場聞法，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：聞法者跟講法者之間，彼此可以看到對方，你可以看到對方的表情、姿態，這很重要。在傳法的期間，這樣的互動、交流非常重要；如果你是回去看影片，影片裡的人根本看不到你，你也沒有辦法把你的表情表露出來。或許你會不好意思發問，但在講課的期間，你可以用你的眼神告訴我「你認同或是不認同」。如果我發現多數人都搖頭，或者那個眼神告訴我說：「法師，這一段我實在無法認同。」我會接收到這個訊息，接收到之後，我就會用另外一種方式，看是否能夠讓你接受；但如果你都沒有反應，我當然沒有辦法接收到，我又沒有一切遍智、我又沒有神通，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問題透由你的表情告訴我。

接下來，我們稍微複習一下上一堂課的內容，並且作一個總攝。在上一堂課的一開始，我們先提出了三個問題，應該還有印象吧？第一個問題是什麼？我們學佛的初衷是什麼？第二個問題，學佛之後，我們今生所設定的目標是什麼？我說的是今生，而不是來生，今生的目標是什麼？第三個問題，我們怎麼看待苦與樂？這三個問題，你先放在心中思惟，因為這三個問題我們之後在課堂上應該都會討論到。接著，我們提到我們將今年道次第的課程分為三個部分：第一個部分，學法應有的觀念與態度；第二個部分，何謂道次第？第三個部分，如何學習道次第？昨天我們講的是第一個部分——學法應有的觀念與態度。這當中，我們先提到「法」，我們分別從梵文及藏文的角度來介紹「法」這個字。我們將這兩個內涵統攝起來——我們希望透由學法來改變我們的三門，進而讓我們離苦得樂，這是我們學法最終的目的。而在三門當中，我們應該以改變我們的「意門」為主，如果我們的心無法改變，我們的習氣就很難被調伏；如果我們的習氣無法被調伏，我們的行為就難以持續。縱使你短時間內調整自己身語的行為，但如果沒有設法改變你的心，身語的行為很難持續。所以，導師釋迦牟尼佛曾經說：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」真正佛法的內涵，並不是只改變我們外在的行為，而是要改變我們的內心，這是第一個部分。

第二個部分，我們提到了「四依法」，四依法分別是：「依法不依人」、「依義不依語」、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」、「依智不依識」。對於這一點，無著論師將四依法的內容結合聞、思、修來闡釋。四依法中的第一和第二法，最主要強調的是在「聽聞」的期間；第三法，「思惟」的階段；第四法，「實修」的階段。所以我們將四依法當中的前面兩者——依法不依人、依義不依語，結合聽聞來作解釋：由於我們想要學法，所以在聞法的期間應該依法不依人。最前面的那句話應該有聽到吧？由於我們想要學法，所以在聞法的期間應該依法不依人；也就是我們在聞法時，應該注重的是對方所說的法為何，而不是將焦點完全放在說法的人是誰身上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想要學的是法，而不是那個人的行為。由於我們想要學法，所以在聞法的階段應該依法不依人。除此之外，由於我們想要學法，所以在聞法的階段應該依義不依語；也就是我們在聽法時，應該重視的是對方所說的內涵，而不是對方的用字遣詞，也不是對方的聲音。這兩者是在聞法的期間，我們應該注意的地方。

接著，在聽聞之後，我們要如實地思惟。相同的，由於我們想要學法，所以當我們在思惟時，應該依了義而不依不了義。在思惟法義時，我們應該將重點放在與事實相符的法義上，我們應該將重心放在諸法最究竟的本質上來思惟，所以我們應該思惟的是了義，而不是不了義。最終，當我們對於某種法義生起定解之後，我們進入實修的階段。相同的，由於我們想要學法，所以在實修的階段應該依智不依識。所謂的依智不依識，是指在實修的階段，我們不應該相信我們的五根識，因為我們的五根識時常出錯，我們不應該相信它；再者，我們也不應該以聞思的理解作為滿足，我們要儘可能地讓自己能夠現證法義，所以在實修的階段應該依智不依識。

以上我們說的是道理，道理雖是如此，但在執行面上的確會有困難，也就是當我們想要去實踐時，這對我們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道理知道歸知道，但要做的時候並不容易。就以「依法不依人」作為例子，依法不依人並不符合我們的習性。我們平常的習性是什麼？依人不依法。舉一個例子：如果有人在你背後說你壞話，但這件事情從兩個不同人的嘴裡說出來，你的反應有可能截然不同。如果這件事情是從你不相信或你很討厭的某個人的嘴巴說出來，他告訴你：「某某某在你背後說你的壞話！」這時你怎麼看待這個人？你會說：「哪有這樣的事，你是想要挑撥我跟他之間的感情吧，根本沒有這樣的事情，你一定是胡說八道！」但他講的那句話是不是事實？是。但如果這件事是從你相信的人的嘴裡說出來，你的反應會完全不一樣。如果你相信對方，這時對方告訴你這件事情，你會有什麼反應？「我這個朋友真的很有義氣，他隨時都在關心我，當有人在我背後說我壞話時，你看，他第一個告訴我，他真的是好朋友！」是不是會這樣？這兩個人講的是同樣一件事，但為什麼我們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？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我們在看待這件事情時，我們依的是「人」而不是「法」；這當中的「法」指的是什麼？對方所說的話。我們不去判斷對方所說的話是否符合事情的真相，我們只在乎這句話是誰說的——「我不相應的那個人說的，我完全排斥；如果是我相應的那個人說的，我完全接受，沒有其他理由，理由就是講話的人，一個我看不慣，另外一個我看得慣。」就只有這樣。所以，「依法不依人」並不符合我們平常的習性。

我們平常在做事時很難就事論事，所以雖然我們懂得這些道理，但在實踐的時候的確會有困難。但我們不應該因為有困難，而就選擇逃避、退縮或是不想面對吧？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的反應是：「這個道理我懂，但真的是很難，所以我還是想要依人而不要依法。」他不想要實踐的理由是什麼？「因為很難，所以不想實踐。」但問題是：如果你都不去實踐，這件事情有可能變容易嗎？根本不可能。對你來說，你之所以今生不習慣，是因為你過去生沒串習；過去生沒串習，所以今生你在面對這個問題時，你就會覺得不習慣，因為它不符合你的習性。今生你又覺得困難而不去串習，今生你就沒有辦法突破；來生呢，你會不會遇到相同的問題？還是會。那來生你是不是又會用同樣的方式去面對它？那件事情永遠都是困難的，什麼時候會變得容易？等我們墮入惡趣的時候嗎？不是；在人道都無法解決的問題，墮入惡趣之後，怎麼會有機會解決？根本沒有機會。

的確，這些困難的法類對於我們來說，因為我們不習慣，所以在嘗試後非常有可能會失敗，但是失敗不代表我們在往後退。為什麼？因為如果我們可以從失敗當中學到經驗，這個經驗是我們學佛的道路上所需要的養分。你嘗試後雖然失敗，但你下次再嘗試時，心裡至少會有個底——我不應該再犯同樣的錯誤。這時，你就會調整你的做法；即便再失敗，你再調整，最後你就會成功，所以我們不應該因為「這件事情很困難，我不習慣」，而就先放在一旁。如果是這樣，以我們之後所要提到的道次第為例，下士夫為了追求增上生，他的方法是行善、斷惡；中士夫為了追求解脫，他要修學戒定慧三學來斷除心中的煩惱；上士夫為了獲得佛果，他要修持菩提心而對治心中的愛我執。請問各位：「行善、斷惡困不困難？」困難。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」簡單的八個字，對我們來說非常困難。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它有加一個「諸」，不是說你只要不造某一種惡行就可以，諸惡莫作——只要是惡行，我們都應該儘可能避免；眾善奉行——只要是善行，我們都要盡力成辦。這一點對我們來說也有難度吧？有。那我們要選擇逃避嗎？不應該吧。透由修持戒定慧而調伏心中的煩惱，對我們來說應該也不容易吧？難道我們要選擇逃避嗎？也不會。修持菩提心的教授，設法對治心中的愛我執，對我們來說也很困難，但我們不應該因此而選擇逃避或是不去面對。因為我們想要學法，我們想要改變自己；你想要改變自己，你就要勇於去挑戰自己的

極限，而且挑戰極限，不是只挑戰身、語的極限。就像田徑選手，經過不斷地訓練，他要突破自己的極限，他想要越跑越快；唱歌的人想要飆高音，越飆越高，這是身、語的極限。我們要挑戰的是什麼？我們要挑戰的是內在的極限，你之前無法突破的，你要設法突破。

而且所謂的「困難」，有時候這個詞乍聽之下，我們會覺得很負面——這件事情很困難；換一種描述方式：「因為這件事情我沒有時常串習。」這樣聽起來會不會比較正面一點？因為我沒有時常串習，所以我不熟悉，這代表什麼？只要我花時間經常串習，這件事情我就會從不熟悉變成熟悉，我就會從不懂而變成懂。你不要用這麼負面的詞告訴自己：「這件事情很困難，我絕對做不到。」你只要告訴自己：「這件事情我沒串習過，我多串習個幾遍，我就會了。」因此，寂天菩薩在《入行論》中曾經提到：「久習不成易，此事定非有。」任何困難的事，透由不斷地串習之後，它都會從難變成易，這是確定的。

對我們而言，什麼事情最容易？（學員：做壞事。）做壞事啊？（學員：吃飯睡覺。）對我們來說最容易的，應該是生起貪、瞋、癡三毒吧。我們生下來之後，有沒有人教我們要如何生起貪念？沒有。有沒有人告訴我們：「你要如何生起瞋念？」也沒有。貪、瞋、癡是不是與生俱來的煩惱？為什麼會這樣？是不是代表我們過去生已經串習過太多次了？所以到了今生不需要別人教，它就可以任運地現起。如果煩惱可以任運地現起，這代表什麼？對治煩惱的方法——出離心、菩提心、空正見，在我們不斷地串習之後，有沒有可能有一世我們投生之後，完全不需要別人教導，心中自然就能生起三主要道？當然也有可能。現在的問題是：我們想不想要去突破？如果不想突破，你總是畏畏縮縮的，「這個很難，我學不來。」「這個很難，我年紀大了。」「這個很難，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忙。」你總是一堆理由，那怎麼可能學得來？根本學不來。

在這個地方，我們要再次強調：為什麼要特別介紹依法不依人的道理？其實這一點，我們昨天已經有提到了，理由很簡單，因為我們想要學的是法而不是人；應該沒有人學佛的初衷是不想學法，只想學某個人吧？我們學佛的初衷應該都是想要學法；既然想要學法，在學法的階段依法不依人，這是最基本的態度。

甚至我們進一步地分析，為什麼要依法不依人？因為我們所學的法最終要能被自己認同。所謂的「被自己認同」是什麼意思？當你在某位師長的座前聽聞到某個法理之後，你從各種角度去思惟它，思惟到最後，你心中會現起一種想法：「對，就是這樣，沒有第二條路。」我們說這叫「定解」——很篤定的一種想法。當我們心中生起了定解之後，那種力量才有可能扭轉我們原本錯誤的想法。如果我們在學法時，只是表面上認同，內心深處並不認同，這是什麼狀態？「對，思惟三惡趣苦很重要、皈依三寶很重要、業果的道理很重要，它是真實不虛妄的……」然後學到後來，「緣起性空很重要。」理由是什麼？理由是：「因為這是我的上師告訴我的。」我們很多人在學法時，不都是這個理由嗎？你為什麼現在會講這些話？理由是：「這是上師告訴我的」，當你在講那些話的時候，就代表你認同那個道理嗎？不一定。為什麼不一定？我們作一個實驗，我們聞法的期間，多數的師長都會告訴我們：「我們不應該貪著現世安樂，我們應該追求的是長遠的快樂、來生的快樂。」這個觀念，或許我們會覺得自己可以接受，但是當你在對境時，你的心中會有另外一個想法現起：「不要追求現世快樂，但這件事我做起來就是很快樂。你要我追求來生的快樂，第一個，有沒有來生？我打上一個問號。即便有來生，我怎麼知道來生快不快樂？現在我的面前，當下就有一個能讓我快樂的境，我不追求它，我要追求什麼？」是不是？這時你怎麼跟你的內心對話？你會說：「你不可以追求現世安樂，你要追求來生的安樂，理由是『這是我的上師說的』。」這時你的心裡會有什麼聲音現起？「那是你的上師說的，又不是我的上師說的。」對不對？當你想要跟心中的煩惱對話時，你跟它是站在對立面，你的上師不見得是它的上師，所以當你說「這句話是我的上師告訴我的」，你心中的煩惱會認同嗎？不會。

所以你要怎麼跟它對話？你是不是要先完全認同這個想法？而且是怎麼認同？你自己經過思考。上師之所以告訴你不應該追求現世安樂，一定有他的理由在，這個理由你認同還是不認同？如果你認同，你經過反覆地思惟串習之後，心中應該會稍微有一種不同以往的感受，這時你可以跟心中的煩惱稍微作抗衡，這就像拔河一樣，最終或許你會被它打敗，但至少你有反抗的能力。但如果我們所學到的法理，都是不經思考、完全照單全收，你怎麼跟你心中的煩惱對話？根本無法對話。我們講了半天都是「我的上師說的」、「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裡面寫的」，你心中的煩惱又沒有去聽你的上師說法，你心中的煩惱又沒有研閱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它根本不信這一套，你要怎麼跟它對話？所以，釋迦牟尼佛說「我們自己才是自己的依怙」，佛沒有辦法扭轉我們現在的頹勢，如果我們不滿意自己的現狀，只有我們自己才有可能改變自己。

我們要用什麼方式來改變我們自己？用世間法行不通，而且我們在座多數人，應該理性上都知道用世間的方法並沒有辦法改變我們目前的現狀，所以我們才採用學習出世間法、學習佛法，看是否能扭轉現在的這種局面。但如果我們學法的狀態是「我只聽聞而不思惟」，不思惟，你根本不可能去修。聞、思、修有它的階段，如果只聽聞，而且聽聞的同時，對方所說的理由，你都沒有辦法掌握，你只聽到對方的某種想法，你根本無從思惟起；你在沒有思惟的情況下你說要去修行，請問要修什麼？根本沒得修。

所以宗大師在《廣論》及《略論》中不都提到：「又行持前須先了知」——在行持之前，必須先知道你要行持什麼法類、你要修什麼樣的法；「知則須聞」——你想要了解某個法類，你必須先去聽聞；「聞已了知最終目的亦是行持」——在聽聞、思惟之後，我們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修行，所以只停留在聞思的階段是不夠的。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，為什麼花這麼多的時間在討論依法不依人？其中一個理由：我們是來學法的；第二個理由，我們所學的法要能被自己認同，光是別人說，這不代表我們能夠認同；如果我們自己都無法認同，我們要如何修行？我們要如何調伏心中的煩惱？

我們將昨天和今天所講的部分作一個統攝：學法應有的態度是什麼？學法應有的態度，簡單來分：第一點，理性思考。學法的人不應該盲從，學法的人不應該迷信，學法的人應該理性思考。第二點，我們所思惟的法義是以實修為前提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？或許有些人會很強調思惟，的確思惟有它的重要性存在，但我們應該避免純粹文字上的思惟。理性思考的同時，我們也應該想想：我所思考的這個法類跟我的生命有什麼關聯性？所以理性地思考是在思考什麼？是在思考事情的真相；但是不是所有事情的真相都跟我們的生命息息相關？跟得上節奏嗎？

我們剛才說學法應有的態度：第一點，理性思考。理性思考什麼？理性思考事情的真相，或稱為事實。第二點，我們之所以要保持理性的思考，這是以實修為前提，也就是我們所思考的這個法類，跟我們的生命到底有什麼密切的關聯性？所以我們提出一個問題：是不是所有事情的真相都跟我們的生命有關聯？（學員：是。）是這樣嗎？

今年剛結束的世界盃足球賽是法國隊得冠軍，對吧？法國隊得冠軍，這是不是事情的真相？是。這跟我們的生命有什麼關係？沒關係。所以有很多事情的真相，跟我們的生命並沒有密切的關係——法國隊第一名、巴西隊第一名……跟我們的生命有什麼關係？沒有關係；頂多是輸了一筆錢，除此之外，跟我們的生命沒有什麼關係；跟我們的來生有沒有關係？更沒有關係。

所以我們說要理性地思考，我們要思考的是什麼？我們要思考的是事情的真相。在我們理性思考的同時，除了文字上的探索和理解之外，我們應該要反觀自心：「我所學的這個法跟我的生命有什麼關聯性？在什麼時間點，這個法才能夠派上用場？」如果它跟我們的生命無關，甚至當我們遇到困境時它無法派上用場，即便你用理性的態度去思考它，對你的生命、對你的今生、對你的來生有沒有幫助？沒有。這樣就達不到我們想要學法的目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們將昨天和今天的內容作一個總攝：學法

應有的態度——理性思考；再來，是以實修為前提。我覺得這是每一個人（包括我在內），每個想要學佛的人都應該有的態度與觀念。

接下來，我們進行的是第二個部分。第二個部分，我們提到「何謂道次第」。提到「道次第」，我們將這三個字分成兩個部分：第一個部分，「道」；第二個部分，「次第」。道，可以從兩種角度來分析：第一種，從「目的地」的角度來分析。舉一個例子，我們說「這是往聖淘沙的道路」，指的是什麼？你往這個方向走，最終可以抵達聖淘沙；另外一條路，「這是往環球影城的道路」，這代表你走這條路，最終可以到達環球影城；這是從目的地的角度來分析「道」這個字。所以，當我們在學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或《略論》時，在這當中會提到：這是增上生道、這是解脫道、這是成佛之道，指的是什麼？你走這一條道路，最終能夠抵達的目的地，分別是增上生、解脫及成佛；這是從目的地的角度來分析的。

接著，從「行駛的交通工具或人」的角度來分析，我們說「人行道」，人行道指的是什麼？人走的道路；自行車道呢？騎自行車的道路上；公車專用道呢？公車在行駛的道路。所以所謂的公車專用道，是不是指我們走在這條道路上，最終我們的目的地是公車？不是。所謂的公車專用道，是指行駛在這條道路上的交通工具是公車；人行道呢？是人在走的。這是從行駛的交通工具，或是行走在上面的人來區分的。從這個角度，在道次第中會提到「三士道」，三士道分別是：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。所謂的下士道指的是什麼？行走在這條道路上的人是下士夫；中士道，行走在這條道路上的人是中士夫；上士道，行走在這條道路上的人是上士夫。所以在道次第中，分別提到了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也同時提到增上生道、解脫道、成佛之道。它描述的方式不同：一者，是以它的目的地作為描述的重點；另外一者，是指實踐這個道的人本身的狀態為何。這個部分應該沒有問題吧？

當我們提到「菩提道」時，各位覺得是哪一種？當我們提到「菩提道」時，是指這是從目的地的角度來分析？還是指行走在這條道路上的人來分析？目的地——當我們走上了菩提道之後，最終我們能夠獲得菩提。「菩提」這兩個字，就是梵文「बुद्धि」的音譯，「बुद्धि」這個詞直接翻譯成中文——覺、覺悟。「菩提」這兩個字，在藏文中是用「བྱང་ཆུབ་」這兩個字來描述。「བྱང་ཆུབ་」這兩個字：「བྱང་」——淨化、淨除；「ཆུབ་」——通曉、證得。簡單來說，「བྱང་」這個字指的是斷功德；「ཆུབ་」這個字指的是證功德。所以，我們在講四聖諦時，不是有提到苦、集、滅、道：「滅」指的是斷功德，「道」指的是證功德，當我們的斷功德與證功德圓滿的那一瞬間，我們就獲得了無上菩提。

提到「斷」或是「淨除」，我們要淨除什麼？我們要淨除的是我們的過失。「證悟」，我們要證悟什麼？我們要證悟的是我們未證的功德。以斷除過失這一點來說，我們要如何斷除過失？一切過失的根源，在佛經論典中特別提到：一切過失都是來自於我們心中的煩惱，而煩惱是源自於我們心中的無明；如果想要斷除無明，我們必須了解諸法最究竟的實相。簡單來說，我們必須了解緣起性空的道理；唯有在心中生起空正見，我們才有可能斷除心中的無明，進而將所有的煩惱連根斷除。所以，「斷」的部分要強調的是什麼？它要強調的是空正見，唯有透由空正見才能斷除過失。

「ཆུབ་」這個字——通曉、證得。我們要證得什麼？我們要證得的是身、語、意圓滿的功德。這時，光有空正見是不夠的，在空正見之上，我們還需要有菩提心作為攝持，唯有透由菩提心的攝持，我們才能在最短的時間之內累積福德及智慧資糧，進而成辦佛的身、語、意功德。所以「ཆུབ་」這個字，它最主要強調的是什麼？它最主要強調的就是菩提心的內涵。所以前者是空正見，後者是菩提心。簡單來說，「菩提道」這當中的「道」指的是什麼？這當中的「道」，指的就是空正見與菩提心，唯有走上這條道路，我們才有可能獲得無上菩提。所以簡單來說，道次第要告訴我們的內涵，就是告訴我們如何生起空正見、如何發起菩提心的道理。

這個時候問題來了，有些人就會問到：「既然生起空正見、發起菩提心是獲得無上菩提唯一的一條道路，那我們應該趕快去修學空性還有菩提心的法類。」各位覺得是不是應該這樣？既然它是讓我們獲得無上菩提唯一的方法、唯一的一條道路，是不是代表我們應該馬上走上那條道路呢？當然，這個答案因人而異，我沒有辦法代表大家回答，因為在座各位是什麼程度，這不是我能夠了解的。但對我來說，以我目前的條件，要我馬上生起空正見、發起菩提心，比登天還難。學法應該講求次第，生起空正見、發起菩提心，它的確是通往無上菩提的一條道路，但問題是：你要怎麼讓自己從目前的現狀，調整成是「我已經可以發起菩提心、生起空正見」？我們應該思考的是這個問題，所以學法應該講求次第。

所以在「道」之後，緊接著提到了「次第」這兩個字。所謂的「次第」是什麼意思？它要有前後的順序。這句話要說明的是什麼？既然要有前後的次第，這就代表我們所要學習的法類，並不是單一的；如果是單一的，需不需要有次第？不需要。次第至少要有前、有後，如果是單一的法類不需要有次第，所以「次第」這兩個字，除了表達出它有前後的次第之外，它是要告訴我們：「我們所要學的法類並不是單一的，而是眾多的。」這就是在告訴我們，我們所學的法是完整的。「道」強調的是我們的方向正確，方向不正確，你根本無法到達目的地，所以「道」指的是無誤；「次第」強調的是什麼？它是完整、圓滿的。

所以，宗大師在《道次第》的論著裡面一再地提到：如果我們想要成就菩提，我們所修的法必須具備兩個條件。哪兩個條件？無誤、圓滿，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。所以，從「道次第」這三個字裡面就可以看得出來，我們所要學習的法類是無誤而且圓滿的。

在這個地方，我們順道一提，在佛經論典當中時常提到：我們能否到達某一個目的地的邊緣有三個。第一個，我們不想前往。如果我們不想前往那個目的地，我們能

否到達那個目的地？不能。所以第一個違緣，我們自己不想前往那個目的地。第二個違緣，即便我們有心想要前往，但我們走錯路了，這時我們有沒有辦法到達目的地？沒有辦法，因為我們走偏了。第三個違緣，我們想去，方向也正確，我們沒有迷路，但在走的同時，我們內心不斷地懷疑：「我走的這條路是對的嗎？」左看、右看、往前兩步、倒退三步，這樣我們有在往目的地的方向前進嗎？也沒有。所以最終有沒有辦法抵達目的地？沒有辦法。

我們說我們能否到達某個目的地的主要違緣有三個：第一個違緣，我們不想去；第二個違緣，想去，但是走錯路；第三個違緣，想去，也沒有走錯路，但我們在走的過程中不斷地懷疑、猶豫不決。要怎麼解決這三個問題？我們現今的目的地是什麼？就以長遠的目標來說，我們學法最終的目的地是成佛；問題來了：第一個，我們真的想成佛嗎？一個很大的問號，這還不是小小的問號。

假使我們真心想要成佛，我們確定自己現在走在正道上嗎？怎麼判斷我們現在是不是走在正道上？怎麼判斷我們現在是不是走在成佛之道上？旁邊又沒有路標——這一條叫「成佛之道」，那我們如何判斷自己現在是不是走在成佛之道上？有人會說：「我現在學的是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所以我是走在成佛之道上。」他走在成佛之道上的理由是：因為我現在在學習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。這個理由合理嗎？如果這個理由合理，代表什麼？只要是學習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的人，就是走在成佛之道上。合理嗎？不合理。為什麼不合理？他沒有實踐，只有學習而沒有實踐，這沒有辦法走在成佛之道上。

對於這個問題，我們先倒退一步，什麼叫做學習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？「我有一本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偶爾翻來看。」這叫學習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嗎？（學員：字面上的學習。）所以不太好意思說這種狀態叫做「我有學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」，是不是？偶爾翻還不夠，一個禮拜要翻幾次？有些同學說：「一次。」有些說：「兩

次。」那個答案越來越心虛。一次要翻多久？半個鐘頭？在翻的期間，你要用什麼心態去翻它？你說：「我要安立好我的動機。」在有清淨動機的情況下，你要如何翻閱它？「我要專心地研閱。」在專心研閱之後，你要做什麼動作？你會說：「如果我了解了法義之後，我應該認真地實修。」假設這是各位的答案，那你應該問問自己：「我一個禮拜花多少的時間在研閱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？」「在研閱之前，我真的有調整我的動機嗎？」「在研閱的當下，我真的有專心地研閱嗎？」「在研閱之後，我真的有去實踐嗎？」上述的這些問題，如果它的答案都是否定的，請問你有在學習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嗎？沒有。所以，各位不是走在成佛之道上嗎？好像又不是。

我們剛才說什麼？我們能否到達目的地有三個違緣：第一個，我們不想去。如果我們學佛的目標設定的是成佛，我們應該問問自己：「我真的想成佛嗎？」再來，如果我們真心想要成佛，「我們現在是走在正道上嗎？」又是一個問號。再來，假使我們真的走在正道上，我們在走的期間，心中是不是會一再地現起不同的疑惑？這時該怎麼辦？要解決我們心中的疑惑，不是只有專心而已吧？專心無法解決心中的疑惑，甚至祈求都很難解決我們心中的疑惑；淨罪集資呢？淨罪集資應該也很難解決我們心中的疑惑，是不是？還是你覺得「我光透由淨罪集資，就能夠解決我心中的疑惑」？
(學員：沒有辦法。)

沒有辦法的理由是什麼？(學員：因為淨罪集資之後還是沒有答案。)即便有答案，就能解決我們心中的疑惑嗎？難道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裡寫的不是標準答案嗎？它裡面寫了很多的答案，應該是標準答案吧？宗大師應該不會把不標準的答案寫在裡面，他寫的應該都是標準答案。答案都在我們的面前，我們翻書找都找不到；即便找到了，它真的能夠化解我們心中的疑惑嗎？不一定。這也是為什麼在學佛的時候，必須依止有經驗的善知識，理由就是這一點——光憑自己的能力，光憑研閱佛經論典，光憑上網去聽音檔、看影片，你要解決心中的疑惑，甚至進一步在心中生起證量，應該可以肯定地說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」；如果這是有可能的，根本不需要依止善知識。

我們昨天也提到相同的觀念，學法的這條道路對於初學的我們來說，是完全陌生的路，當我們走在這條陌生的道路上時，我們需要一個有經驗的人來引領著我們。這時候，或許有同學心中會產生一個疑惑：「即便沒有人帶著我，我看導航也可以。」對不對？「不一定要有人引領著我，我看導航，我也可以到達我想要去的地方。」各位覺得呢？「嗯，這個聽起來也不錯。」所以不需要有經驗的人，「我只需要導航，反正我不懂的問題只要Google一下，要什麼答案就有什麼答案，而且我Google出來的答案，可能比我的師長講的還要更深、更廣。」有沒有這樣的可能？當然有可能，因為它是電腦，你的上師是人腦。但問題是：佛法的傳遞不是知識的傳遞，佛法的傳遞是經驗的傳遞。而且就以剛才的那個例子，假設你走在非常偏遠的山路上，你走的那條路非常狹窄，幾乎沒有人經過，這時你用導航，你會被導到什麼地方？如果可以讓你選擇——對當地的地形很熟悉的一個人帶著你走？還是你自己要用導航？你要選哪一個？當然是選有經驗的人帶著你走；而且我相信各位應該會有一個非常直接的經驗，什麼經驗？我們駕車，如果我們開在完全陌生的道路上，即便有導航，我們開起來心裡都會有一種不踏實的感覺，對不對？但如果有一個你信得過的人，他開著一輛車，他就走在你的前面，而且慢慢地帶領你往前走，你會不會比較安心？當然會。

從這個例子當中應該可以得知：即便你上網Google，可以得到各式各樣不同的資訊，但這跟你實際去依止一位有經驗的善知識，兩者相比，內心的踏實度完全不同。況且，我們因為不懂而上網搜尋，當你搜尋到各種不同的答案時，請問：「你要怎麼知道哪個是正確的答案？或者說，哪個才是適合你的答案？」你要怎麼判斷？你不就是因為不懂才上網搜尋嗎？在搜尋後，你怎麼知道哪一個是正確的？你搜尋的應該不是那個字的發音，如果你搜尋的是「菩提」這兩個字的發音，你可以找到一個標準答案；但如果你搜尋的是「菩提」這兩個字的意涵，你上網去搜尋，各式各樣的答案，你怎麼知道哪一個是對的？再者，你怎麼知道哪一個適合你現在的程度？根本無從得知。所以光透由自己研閱經論、上網搜尋答案，要能精通佛法，甚至最終生起證量，我可以大膽地說：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。」理由是：如果這是有可能的，根本不需要特別提到「學法的人必須依止善知識」，而且我舉了一個喻，從這個喻當中應該可以清楚得知，有人帶領，跟沒有人帶領、自己去摸索，這兩種感覺天差地遠。

所以要怎麼解決這些問題？如果我們在學法的這條道路上，內心不斷地懷疑，除了依師之外應該沒有其他的方法。因此在學法的初期，如果你還是保持在觀察的狀態——「我想要聽聽看佛法到底在講什麼，我想要聽聽看這位師長到底在說什麼」，這沒有問題，本來就應該觀察。如果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不應該貿然行動，你在下決定之前，你應該花時間去觀察。但現在的問題是：你要觀察多久？觀察一年夠不夠？觀察兩年、觀察五年、觀察十年、觀察一輩子……是這樣嗎？有些人一聽到「在依師之前我們應該要花時間觀察」，的確他也很用心在觀察，但在觀察的同時，他從那位師長的座前聽聞了《攝類學》、《心類學》、《釋量論》、《現觀莊嚴論》、《中觀》、《俱舍》，五部大論全部都聽完，顯教、密教全部都聽完，結果他還說：「我還在觀察的階段。」你覺得這樣合不合理？（學員：不合理。）為什麼不合理？有沒有人認為是合理的？「即便他把所有經論的道理都已經告訴我，但我還是要觀察他。」所謂的「觀察他」，是指「我還是不想要依止他作為我的師長，我還在觀察的階段，但我不斷地在他的座前求法、聞法。」你覺得這樣合理嗎？有些同學說：「合理。」有些同學說：「不合理。」理由是什麼？你認為合理的理由是什麼？你認為不合理的理由又是什麼？

當我們在一個人的座前，從佛法的基礎課程一直學到佛法的精華，甚至顯教、密教全部都學完之後，我們說：「我還沒有依止那位上師，我只是在觀察的階段。」這似乎不太恰當。為什麼不恰當？舉一個例子：我們去逛賣場時，有些商店會拿出產品讓你試吃，有沒有？為了讓你買就拿出來讓你試吃，吃了之後你才會想買，合你的胃口你才會想買。然後你就在那個攤位前面，它有二十盤，從第一盤吃到最後一盤，你告訴店員說：「我現在只是在試吃的階段，我還不想買。」合理嗎？不合理吧。試吃有試吃這麼久的嗎？試吃有試吃這麼多盤的嗎？沒有吧。試吃應該也要適可而止，不可以太超過吧。甚至你昨天也來試吃，今天又來試吃，明天你又要來試吃，「反正試吃又不違法，只要它還沒有關門之前，我每天都來試吃，甚至我三餐都來試吃。」你覺得這樣合理嗎？不合理。

所以你說：「我要觀察一位師長，我一邊觀察他，一邊從他的座前學法，他講什麼法我都要聽。」結果聽到最後，所有的法你都聽完了，你還說：「我要觀察他，我不要依止他。」這合理嗎？這不太合理。雖然這也不見得完全錯，但我不認為這樣的做法是合理的。所以到底要觀察到什麼階段、什麼程度？每個人的狀態不一樣，你看試吃的時候就知道了——有些人吃一盤，他覺得不夠要再吃第二盤，「這個合我的胃口。」有些人吃一點點，他就覺得：「這個是我要的。」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。但你說：「二十盤我通通都要吃，昨天也來吃，今天也來吃，明天又要吃。」這不合理，對吧？所以依止善知識是有必要的，但在依止之前，請睜大你的雙眼仔細地觀察。如果我們想要換一支新的手機，我們到手機店裡，店員拿出那支手機之後，我們會不會前看、後看、左看、右看？我們會仔細地看，如果它有稍微刮到一點點，你會不會直接要求店員換一支新的給你？即便它的外表都沒問題，但因為它是放在展示櫃裡，你都會覺得：「這是別人碰過的，我不要。」即便它都沒有問題，跟新的一模一樣，但因為別人碰過，光這個理由你就會覺得：「這個我不要，請你換一支全新的給我。」請問：「全新的那一支完全都沒有人碰過嗎？」如果都沒有人碰過，那支手機是怎麼組裝出來的？不過我們先不討論這個。

我們在買東西時都會精挑細選，選師長的時候呢？更應該精挑細選，選一個你滿意的師長，選一個跟你相應的師長。這時候有同學會問：「我怎麼知道他跟我相不相應？他的額頭上又沒有寫『我跟你很相應』，我怎麼知道我跟他相不相應？」問題很簡單，你到他的座前是去做什麼的？聞法、學法，聽聽看他講的法合不合你的胃口。所謂「合不合你的胃口」，並不是說他能不能逗你開心；合不合你的胃口，並不代表他是不是有順著你的意在講法，而是他所講的法，到底是不是你想學的法，這是第一點。第二點，你想學的同時，他所講的法合不合理。第三點，即便合理，他有沒有辦法感動你的心，這一點很重要。跟有緣的人在一起，其實不用說太多話，有時候一個眼神、一個動作、一句話就能打動你的心，這騙不了人的。這種互動跟名氣無關、跟法座的高低無關；這種互動跟緣分有關。一個生病的人去看醫生，能否被醫生治好，要看他跟這個醫生之間有沒有緣分，而不是只看醫生的醫術高不高超。即便醫生的醫術不怎麼樣，只要他跟你緣分，而且他也用心地醫治你，你的病就會被醫好；有些

醫生的醫術很高超，但醫德不怎麼樣，因為他很忙，如果你問他的問題他每一題都回答你，你問他一個鐘頭，他今天就不用賺錢了。由於他的醫術很高超，問診的時間可能只有五分鐘，他不見得能解決你的問題；跟師長互動也是如此。

有時我們會想要找有名氣的師長，我們會覺得那才有保障，跟買保險一樣；但問題是：越有名、法座越高、懂得越多，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他也越忙，是不是？越有名、法座越高、懂得越多，他的弟子相對也多；他的弟子多，行程就多；行程多，他當然會忙。這時你依止他，雖然看似有保障，但問題是：當你有問題時，他要怎麼為你解決？你有沒有考慮這個問題？我們剛才不是提到，即便我有心想前往那個目的地，我也走在正道上，但在走的期間我心中難免會有問題，這時候要問誰？問那個有名的人，你要怎麼問他？有時候我們都不好意思問，你有沒有發現？因為對方很忙，我們都不好意思去問一些很幼稚的問題，但問題是：「那明明就是困擾著我的問題，我不問他，要問誰？」就會有這個問題：看似有保障沒有錯，但缺少了實質的互動，我們心中的疑惑很難被化解，所以這也是需要考慮的。所以我們的想法不要太單一，要往各方面去思考，然後找一位你覺得你有辦法依止的師長。這樣可以了解嗎？所以不要貿然地依止，要睜大你的雙眼，就像你在挑手機一樣，先看它的品牌，再看它的大小，再看它的顏色，再看它有沒有特價，該看的你都會看；選師長時，也應該用同樣的標準去選擇，把你的需求全部考量進去，其中的一個需求很重要——「當我有疑問的時候，我有沒有辦法得到解答？」這也是需求之一，是不是？所以應該要把這個考慮進去。這時候你就會覺得：「原來依師不是我想像的那麼簡單。」

跳回我們原來的主題，我們剛才提到：想要前往一個目的地時，主要的違緣有三個。接著，我們提到了「道次第」，所謂的道次第，道——方向正確；次第——內涵完整無缺。整部《道次第》裡面，它要告訴我們的觀念其實非常簡單；道次第中所要告訴我們的觀念，可以統攝在以下三者：第一，目標；第二，希求；第三，方法。整本的《道次第》想要告訴我們的就是這三者。哪三者？目標、希求、方法。這一點怎麼說呢？

以下士道為例，誰走在下士道上？下士夫。他的目標是什麼？來生的增上生。他要如何對這個目標生起希求？這時，在下士道的法類裡提到了什麼？念死無常、三惡趣苦；透由思惟念死無常以及三惡趣苦這兩個法類，他能夠對於來生的增上生生起希求。這個部分，我們之後都會作詳細的介紹。透由思惟死亡無常的道理以及三惡趣苦的內涵，下士夫會對於他所設定的目標——增上生——生起希求，但是光生起希求夠嗎？不夠；他有想要前往的心，只有這樣的心沒有辦法讓他抵達目的地，他必須採用適當的方法。所以在生起希求之後，下士夫所用的方法是什麼？皈依三寶、實踐業果的道理。所以，下士道的法類可以統攝在這四者當中——念死無常、三惡趣苦、皈依三寶、深信業果。簡單來說，下士夫的「目標」——來生獲得增上生；如何對增上生生起「希求」？思惟死亡無常和三惡趣苦的內涵；接著，他要採用什麼「方法」才能獲得增上生？皈依三寶、深信業果，實踐業果的道理。

進一步，誰走在中士道上？中士夫。他設定的目標是什麼？解脫。如何對於解脫生起希求？這時，在中士道的法類裡提到了什麼？我們要思惟苦諦輪迴的過患、集諦流轉輪迴的次第，透由思惟苦、集二諦，我們才能對於解脫生起希求。但光生起希求夠嗎？不夠。在生起希求之後，我們要採用的方法是什麼？在中士道就提到：我們要修戒定慧三學；透由修學戒定慧三學，在心中生起證得無我的智慧，或是證得空性的智慧，我們才有辦法獲得解脫。

接著，誰走在上士道上？上士夫。他的目標是什麼？成佛，成就無上菩提。他要如何對於佛果生起希求？這時他要策發菩提心。所謂的「菩提心」，是指欲求菩提的發心、想要獲得菩提的發心。光策發菩提心，他就能夠成辦無上菩提嗎？不夠。在策發菩提心之後，他要進一步地行菩薩行，而眾多的菩薩行可以統攝在六度當中。所以在發起菩提心之後，提到了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靜慮及般若。由於靜慮和般若的內涵比較深奧難懂，所以在講完六度之後，又特別介紹了奢摩他及毗婆舍那。所以整本的《道次第》在告訴我們什麼觀念？設定一個正確的「目標」，對這個目標生起「希求」，在生起希求之後，採用適當的「方法」。這樣有個基本的框架了吧？

但問題是……通常我講話的模式都是這樣，先把該講的都講完，講完之後就會有問題產生，因為各位不好意思發問，我就代表各位發問。雖然道次第當中，下士夫、中士夫、上士夫都有明確的目標，他們也都有設法對那個目標生起希求，並且採用適當的方法；但問題是：對於學習道次第的我們來說，我們的目標是什麼？我們對那個目標有沒有希求？我們採用的是什麼方法？你不能說：「我在學道次第，但我沒有目標。」這樣你就沒有在學道次第了，因為道次第的內涵就統攝在那三者裡面。所以我們要學的話，應該要學到這一點。

我們在學習道次第時，應該問問自己：「下士夫的目標是增上生、中士夫的目標是解脫、上士夫的目標是成佛，那我的目標是什麼？」現世安樂，是不是？「那是他們的目標，我的目標——現世安樂。」如何對於現世安樂生起希求？這應該不需要教了吧？也不需要思惟什麼法類，就能任運地對於現世安樂生起希求。為什麼我們會任運地對於現世安樂生起希求？因為我們有與生俱來的本能。什麼本能？離苦得樂的本能。與生俱來，我們就想離苦得樂，我們不想要一絲的痛苦，再小的快樂我們都想要獲得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如果我們所追求的不是來生的安樂，那我們也只能追求現世安樂，所以我們自然會對於現世的安樂生起希求，這不需要教。我們採用的是什麼方法？這需要教嗎？當然就是世間的方法。

所以直到目前為止，我們到底有沒有離苦得樂？給我一個答案，這個答案應該不困難吧？到目前為止，我們到底有沒有離苦得樂？沒有，還是苦。你到底想不想要改變你自己？給我一個答案。（學員：想。）什麼時候改變？「等我忙完再說。」「等我退休再說。」「等我孩子長大再說。」是這樣嗎？我們多數人的想法都是如此。其實不是只有各位要忙，我也很忙，我也常跟自己說：「等我這一次離開新加坡、馬來西亞之後，我應該好好修行。」我也會告訴自己「忙完再說」，但事情哪有忙完的一天？難道退休之後就沒有其他的事情要忙了嗎？應該還是有很多事情要忙吧；你不用顧兒子，你可能要顧孫子。而且重點是什麼？假設真的有一天，我們該忙的事情都忙完了，那時候我們應該也有一把年紀了吧，在那種狀態下我們要怎麼學法？這時你又

會抱怨：「我現在學不來就是因為我年紀大、記憶力不好、行動不方便……」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。誰造成的？自己造成的，這是自己造的業，自己要去承擔，這沒什麼好抱怨的。

當我們在學道次第時，我們看到別人設定的那個目標，想辦法對那個目標生起希求，之後採用了某種方法而讓他往那個目標邁進時，這時我們就要問問自己：「對我來說，我的目標是什麼？」這個問題的答案，我相信各位應該都會說：「我學佛的目標是成佛。」好吧，假設這是你心中的答案，但那個目標應該無法在今生成辦吧？這一點應該是確定的吧。應該也不會在你下一生成辦吧？下下一生呢？也不會。下下下一生呢？十輩子之後呢？也不會。二十輩子之後呢？也不會。五十輩子之後呢？也很難。是在多生多劫之後嗎？「多生多劫之後，我有可能成佛。」所以我們設定了一個目標，是在多生多劫之後；那我們今生的目標是什麼？有很多同學從來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。他設定的目標是多生多劫之後的目標，但今生的目標呢？他會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你覺得這樣合理嗎？

一個學法的人對於今生沒有目標，但他對於多生多劫之後有一個目標，你覺得這樣的想法合理嗎？如果你認為合理，我舉一個例子：「我對於這個月沒有目標，但我對於下個月有目標。」這時，或許你覺得這聽起來還是很合理，「我對這個月沒有目標，我對明年設定了一個清楚的目標。」這樣你覺得合理嗎？或許有些同學還是說合理；其實這非常不合理，至少這樣的思惟模式不會出現在我的腦海裡。如果這合理，「我對我的當下沒有目標，我對這一個月也沒有目標，我對今年也沒有目標，但是在十年之後，我有一個明確的目標。」你覺得合理嗎？不合理。難道你十年之後的那個目標，不需要透由你當下去實踐來達成嗎？難道你十年之後的目標，不需要經由你前面這幾年的累積來成辦嗎？要。那個目標不是一步就可以跨到的，它應該要循序漸進才能達成，所以你說：「我對於十年之後設定了一個明確的目標，但我對今年、我對這個月沒目標。」這樣的想法我覺得不合理。以此類推，我們對於多生多劫之後，我們說「我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叫做成佛，但我對於今生學佛的目標不明確、不清楚」。

我覺得這個想法不合理。

換另外一個例子，如果你學佛的目標，是為了追求來生的增上生，這是來生的目標；如果你想要在來生獲得增上生，是不是代表你在今生死亡到來之前，至少要為來生做一定的準備？所以是不是代表你在今生應該設定一個目標，它才有辦法讓你的來生獲得增上生？你不能說「我來生要獲得增上生，但我對今生完全沒有目標」，這說不過去；但我發現在我們多數人的心中都會現起這樣的想法，尤其是學佛的人。我也不知道這樣的想法是從哪裡冒出來的，但我時常聽到有同學會表達出這樣的想法。問他：「你學佛的目標是什麼？」「成佛。」「你今生的目標是什麼？」「不知道。」某方面來說他很誠實，某方面來說他很傻，是不是？可以認同嗎？你要認同。所謂的「你要認同」，並不是我要強迫你認同。我這個人很討厭強迫別人，因為我不希望別人強迫我，所以我也不喜歡強迫別人。所謂的「你要認同」，是指對於我們所說的這個道理，你要自己去思考：我們舉了什麼喻，我們用了什麼理由，這個觀念你有沒有辦法接受，如果有辦法接受，你就應該作調整。

或許在這兩堂課之前，你從來沒有設定你今生學佛的目標，但如果你能接受這個觀念，你應該開始改變自己的想法：「我應該為自己今生學佛設定一個目標。」你要問問自己：「這真的是我想要達到的目標嗎？如果我真的想要達到，我應該採用什麼方法？那個方法，我要什麼時候開始實踐？」在理性的思惟之下，我們都會說「我們當下就應該實踐」，但這就像我們一開始所談的：道理歸道理，在執行面上總有它的難度，但我們不應該因為它困難而就選擇退縮或是避而不見。我們多數人的心態都是如此：道理我懂，但要我們去實踐，就開始東張西望，好像這件事情不干我們的事一樣。我們刻意地忘掉它，明明知道要行善斷惡，但在對境時，我們刻意忽略，這些都有問題！我們剛才說的是三種士夫，他們設定的目標不同，生起希求的方式不同，所採用的方法也不同；簡單來說，他們所設定的目標不同、他們的心量不同、採用的方法也不同。

最後還有十來分鐘，我們再討論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。這個現象，我覺得越來越嚴重。我們學的是道次第，既然是道次第，應該講究次第，對吧？所謂的次第，要有前有後、循序漸進。只有學道次第的人需要講求次第嗎？學習空性法類的人需不需要講求次第？學習《現觀莊嚴論》需不需要講求次第？學習奢摩他需不需要講求次第？應該都需要吧；不是只有學道次第才要講求次第，我們學任何的法類，應該都要講求次第，是不是這樣？世間多數的事情也都要講求次第，從小孩子學習走路開始，是先學走還是先學跑？先學走，走了才會跑，而不是「因為我看到大家都在跑，所以我也很想要跑」；在你不會走的情況下，你學別人跑，到最後你會摔得四腳朝天，痛苦的是你自己，是不是這樣？

相同的道理，我們在學法的過程中，講求次第非常重要。或許在座有些同學，或是之後看影像檔的同學，你們或多或少都會聽到：「學習密法很殊勝，獲得灌頂很殊勝。」難道學密法前不需要講求次第嗎？應該也要吧。次第在哪？應該先學什麼，再學什麼？先學密法，再學顯教？還是先學顯教，再學密法？先學顯教，顯教是基礎。那你說「因為密法很殊勝，所以我比較想要那個殊勝的法」，這合理嗎？所謂的「殊勝」是什麼意思？當我們在說密法很殊勝時，是指密法比顯教殊勝嗎？當我們在說大乘法很殊勝時，是在說大乘法比小乘法殊勝嗎？可能有些同學已經察覺到，我在挖陷阱給你們跳——那些想法接近謗法。不過這個我們之後有時間再說。

況且大乘法的殊勝也好，密法的殊勝也好，它是在有基礎的情況下，才能夠呈現出它殊勝的特點；在沒有基礎的情況下，大乘法殊勝嗎？密法殊勝嗎？你應該打上一個問號。就像我們剛才所舉的那個例子：如果你連走都不會走，你看到別人用跑的，你就想要學跑，這時候摔的是你自己，這時候痛的是你自己。所謂的密法殊勝、大乘法殊勝，那是在有基礎的情況下，才能夠呈現出它殊勝的特色。況且我們在說密法殊勝、大乘法殊勝時，並不是指我們面前有很多法類，就像我們面前有很多東西，「某一個東西我特別喜歡，所以我要把它買回家。」這個喻有聽懂嗎？有些人可能還沒有聽懂，光看表情就知道；聽不懂，你就要跟我說：「我沒有聽懂。」不然我用這個喻

就白用了，這個喻就是要讓你聽得懂。

假設我們面前有五樣東西，其中一樣你看得很順眼，你很喜歡，如果價錢合理，你可以把它買回家。但我們說密法很殊勝、大乘法很殊勝，是指在我們面前有密法、有大乘法、有小乘法、有顯教法，在比較之後，「我覺得密法看起來比較順眼，我比較喜歡它，所以我把它買回家。」是這樣的殊勝法嗎？不是。密法的殊勝，跟我們挑東西的那種殊勝不一樣，為什麼？密法的殊勝，它是要有基礎的；我們買東西，它不需要那個基礎，你看順眼，你就可以買回家。就像我們在世間求學，六年級的課比一年級的難吧？或者我們說六年級的課，就用剛才的那個詞——殊勝，「因為六年級的課本看起來深奧難懂，所以它比較殊勝，所以我在沒有一年級、二年級、三年級、四年級、五年級的基礎的情況下，我直接選擇跳級。」合理嗎？不合理。世間任何的知識應該都是如此吧？如果你能夠認同這個喻，那回到我們要討論的問題——「在沒有顯教基礎的情況下，貿然地學習密法」，請問：那真的是殊勝的一件事嗎？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非常清楚，即便你現在不想點頭，你也不得不點頭，這沒有模糊的空間。

再來，另外一個話題，有很多的人說：「因為想要斷除無明，我必須證得空性，所以學習《中觀》是非常殊勝的。」在沒有任何基礎的情況下，他去學習《中觀》、《入中論》、《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》，請問：那樣的學法適合那個人嗎？或許有人會問：「學習《中觀》需要先學什麼基礎課程？需要有什麼基礎條件？」對我來說，如果真的想要深入地學習《中觀》，而不是只是去聽幾堂課的那種學習方式，《攝類學》、《心類學》、《四部宗義》，這些是必備的；你沒有這些基本的條件，你說「我要學習《中觀》」，我很懷疑你到底是在學什麼。你沒有前面的基礎，因為有人告訴你：「你想要證悟空性，必須學習《中觀》。」你就選擇學習《中觀》，在沒有基礎的情況下學習，根本學不上去；而且那種學法我不認為是在學習《中觀》。為什麼？因為在課堂上多數的同學由於基礎不夠，第一，他跟不上；第二，他問的問題，根本不是《中觀》的問題，他問的問題都是《攝類學》、《心類學》、《四部宗義》的問題。當前面講述《中觀》的老師在說「所知分為勝義諦和世俗諦」時，一個沒有基礎

的人，他就會問：「什麼叫所知？」接著，「什麼叫世俗諦？什麼叫勝義諦？」甚至他會問：「什麼叫有為法？什麼叫無為法？」請問他是在學《中觀》還是在學《攝類學》？他應該是在學《攝類學》吧。雖然他面前的那本書是《中觀》的書，但實際上他在學的應該是《攝類學》的道理吧，那應該不叫學習《中觀》吧。當前面的老師對他說：「諸法唯由分別假立。」他會問：「什麼是諸法？」「什麼叫做唯由分別假立？」「什麼叫分別？」這是什麼問題？這是《攝類學》、《心類學》的問題，這哪是《中觀》的問題！所以請問他是在學習《中觀》，還是在學習基礎課程？基礎課程。

結果名相聽不懂，他完全跟不上進度，上了幾堂課之後，他根本不知道前面的人在說什麼，所以他只好安慰自己：「我是來種習氣的，我聽不懂也沒有關係，至少我要種下一顆種子。」請問：「你學習《中觀》的初衷、你學法的初衷，是為了種習氣而學習的嗎？」你當初不是有一個遠大的目標嗎？「我是為了要證悟空性而學習《中觀》的。」結果弄到最後，心不甘、情不願，因為聽不懂、跟不上，「我是來種習氣的」，你也只能這樣安慰自己——「我是來接傳承的」。哪有人種習氣種得這麼痛苦的？哪有人接傳承接得苦哈哈、愁眉苦臉的？你種下的那個因就是不快樂的因，即便你告訴自己「我是在種習氣」，但你用什麼樣的動機在種習氣？你用不快樂的情緒在種習氣，是不是？你用有壓力而且完全不了解的負面情緒在種習氣，你覺得用那種方式種下去的習氣將來會感得什麼好的果報嗎？我覺得很困難。如果你不是用歡喜心、你不是用積極樂觀的態度在種習氣，你將來感得的果報，我覺得有問題；你造作什麼樣的因，就會感得什麼樣的果，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需要仔細地思考。

學法講求次第，急不得。急什麼？反問一句：「各位在急什麼？」如果你急著想要學《中觀》，反問一句：「你急什麼？」你又沒有把今生要成佛、解脫設定為你今生學佛的目標，那你急什麼？如果你今生設定的目標是「我今生一定要解脫、一定要成佛」，或許還有急的理由，但那又不是你今生的目標，甚至也不是你來生的目標，你自己已經想清楚了，那是多生多劫之後的目標，這是各位剛剛自己說的，這不是我強迫各位說的。如果那是多生多劫之後的目標，那你現在在急什麼？你為什麼不願意

把你的基礎打穩再往前走？你在急什麼？重點是：如果急有結果，那也就罷了；但問題是急了之後沒有結果。這不需要拿自己作實驗，看看周圍的人、看看那些急的人，你就知道會有什麼結果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今生的目標是什麼、來生的目標是什麼、你當下的因緣是什麼、我應該採用的方法是什麼，你是不是應該要全盤重新思考一下？既然你說「我是學習道次第的人」，你就應該更講求次第才對。

這些問題，如果你之前從來沒有思考過，麻煩你今天回去之後花一點時間，認真思考這些問題，重新調整你學法的步調，還沒有到跑的程度，不要看別人跑，自己就一窩蜂地想跟別人跑。我們時常會說：「你看大家都去參加灌頂，我不去參加灌頂，好像跟人家格格不入。」你學法的目的就是為了跟大家互相靠近取暖嗎？不是。「感覺跟大家格格不入」，格格不入又怎麼樣？重點是你的方向正不正確、你的方法適不適合，格格不入這有什麼關係？各位跟非佛教徒，甚至其他的宗教信仰者坐在一起，應該也會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吧？稍微會有一種「這是回教的、那是基督教的，而我是佛教的」，心中難免會起這樣的分別吧？那又怎麼樣？相同的道理，學法，有些人想要學習密法，但不代表我們要一窩蜂地跟著學，是不是？

這時我們會說：「他看起來也沒什麼程度。」我們只能看自己，我們沒有任何資格看別人，別人的本地風光是什麼我們哪能知道，我們自己沒有程度怎麼看別人？當我們覺得別人的程度很差時，你要問問自己，理由是什麼？「因為他看起來跟我差不多。」是不是這樣？所謂的「看起來跟我差不多」，指的是因為他只有一個頭、兩隻手、兩條腿，所以他跟我的程度差不多嗎？這個理由合理嗎？難道你所依止的善知識也跟你差不多嗎？他也是一個頭、兩隻手、兩條腿，這個理由不合理。所以我們不要一天到晚看別人；看自己：「我坐在這個地方做什麼？學法。我要怎麼學法？我的目標是什麼？」問自己，看別人都沒有用。

抱歉！耽誤各位五分鐘。好，我們今天的課就到這個地方，謝謝各位。